

落花中的抚摸

蝶舞梦痕
精美散文集



一朵乳白色的菊花**飘**在玻璃杯的水中
弥漫着沁人心扉的缕缕清香
淡黄色透明的液汁
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泽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落花中的抚摸



医药学院 610 2 07027781



蝶舞梦痕
精美散文集

一朵乳白色的菊花飘在玻璃杯的水中
弥漫着沁人心扉的缕缕清香
淡黄色透明的液汁
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泽

吉林医药学院
图书馆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美散文集/许燕著. — 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 2003.8

(经典美文阅读丛书)

ISBN-5372-3563-5

I.精… II.许…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308 号

蝶舞梦痕精美散文集

落花中的抚摸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1 号 邮政编码:830001)

武汉市天马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42 印张 15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72-3563-5

定价:10.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十年间	秦风	1
祖母泪	秦风	4
落花中的抚摸	秦风	7
我心已奴	秦风	10
一个人的一条河	将来	12
我的十月有些痛疼	碧荷	17
九里香之春	晋平	19
流 转	晋平	22
人在旅途三部曲	晋平	25
梦里枫叶红	唐朝	34
箫声,为你悠扬	白水	36
在那个春天	心雨	39
最后的香椿树	若荷	43
植树和伤疤	佛刘	49
警 服	木易	52
飘舞在雪中的情人节	木易	55
无果花	冰峰	58
未有偶像之前	苏白	63
在花坛边	苏白	65





槐花飘香	段吉雄	67
垃圾撞碎的爱情	唐守义	70
转过身,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黑蔷薇	73
凡高的金黄	黑蔷薇	75
寂寞年华一扇窗	余一梦	78
锅块●小镇●奶奶	江南雨	85
网络小青蛙	江南雨	88
滴水之音	戴荣里	92
音乐的耳朵	戴荣里	94
温柔一刀	李跃平	96
爱你,就要说出口	谢开军	99
写给失恋者君哥	谢开军	104
听 见	江少宾	110
蛙声一片唱起来	段兵胜	113
桐花满山	月亮船	115
红玫瑰,黄玫瑰	月亮船	117
怀 旧	中国红	119
闪电中的鸟	中国红	121
长发为自己留	简安然	123
十 年	简安然	126
销魂一吻	简安然	130
暧昧为止	简安然	133
AA制爱情	周祥龙	136
人间有味是清欢	周祥龙	138
试说武山湖	西楚霸王	140
到富池过三月三	黑胡楚夫	142
到河东看民居	黑胡楚夫	145





生命中的柠檬茶	独自赏雪	148
品读龙坪	沧海一啸	151
摆渡老人	沧海一啸	154
在河之洲	数峰无语	157
龙性谁能驯	数峰无语	160
夜,枕着你的呼吸入眠	雪山猎人	162
生命的美丽	雪山猎人	165
心如止水	风过无痕	168
铜 瓶	风过无痕	171
蝴蝶的故事	风过无痕	173
这是一棵树的姿势	疏钟淡月	175
在秋天慢慢靠近	疏钟淡月	178
六月的雨	一只蝴蝶	180
姐姐,我心中最圣洁的花朵	一只蝴蝶	185
有你真好	一只蝴蝶	190
错过的花事	仙乐飘飘	194
为爱疯狂	仙乐飘飘	198
情 殇	泉ご☆飘零	201
那一片月光	泉ご☆飘零	211
窗外有竹	泉ご☆飘零	215



往事如烟霞！如果原真的来找我，我也许会爱上原的，原没有来，仅仅为我保存了友谊的纯度。

十年间

秦风

十年前，我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城里认识了原，原对我说：“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是我生命的另一个。”我说：“这是你的错觉。”原便开始狂热地追玉，玉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原是不配爱玉的，我想告诉玉，可玉正爱得神魂颠倒，如火如荼，情令智昏，她会听我的吗？也许我的好心会被当作驴肝肺，我没有告诉玉，完全出于自我保护的私心。

原每次来讨好玉时，首先得攻我这一关，我寸步不离玉是出于对友谊的忠心。有一天原对我说：“娟，你是玉的随从吗？”我不屑一顾地从鼻子哼出一声轻蔑，吐词不清地说：“小心鸡飞蛋打！”原求饶地望着我说：“我认栽！”玉正低头剪指甲，不明白我们的暗语，茫然地望着我们说：“鬼！”

而鬼蜮伎俩正是原对玉的阴谋，我不揭穿原，是怕原的魔爪伸向我的生命，我一边放纵原对玉的恣意骚扰，又一边收紧原对玉的横穿路径。在魔鬼和天使中间我基本上也是没有自我可言的。

玉开始浓妆淡抹，偶尔还穿一穿那种半透明若隐若现的性感时装，面对镜子精心编排意识较现代的笑容，她的心路历程我看





得一清二楚。“玉，你去见原吗？”玉觑着我看，很不耐烦地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知道原的真相，如果玉不是我的朋友，当然这一切跟我没关系。问题是有了这两个如果！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玉受到伤害。袖手旁观放在良心词典里，也可以解释为人性的罪过！“有没有关系现在说不清楚，我希望十年后，我所做的一切，你能明白，那是对你好。”

“我不喜欢这种自命不凡的友谊，友谊应该是行云流水，亲切、流畅、自然。你没有这个义务和使命吧？”

这时候原来了，玉瞟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披上外套。

原挑畔地望着我说：“今天我母亲要单独见玉。”

我说：“机会难得，我也想见。”

玉很伤感地拉住我的手说：“娟，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玉下楼接电话，房间里只剩我和原了，原咬牙切齿地说：“玉是你的好朋友，我要娶她，让你一生不好过。”

“我会把真相告诉她的。”

“那样我会叫她相信你在吃醋。她会恨你的，不信你试试看？”

“既然如此，等玉上来，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告诉她真相。”

原恬不知耻地笑着说：“多谢成全，你这一说，娶玉就易如反掌了。”

玉上来了，我对玉说了全部真相。

玉哭了，玉说：“友谊是经不住爱情考验的。”

原说：“其实友谊遭遇爱情时，友谊也会虚晃一枪，友谊负债了，它会成为赌徒的。”

结果正是我意料之中的，我的高尚并不彻底，我放弃了对玉的继续守望。

我离开了原离开了玉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小城，回到了家乡。

十年后的今天，玉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是我回避的话题。我不想知道他们的结局，好坏对我来说，都不是光明的记忆。





玉问我：“原呢？”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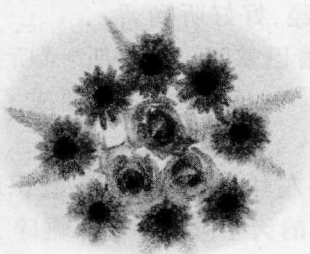
“你的丈夫不是原？！”

“那天我走后，就再没见过原。你这话从何说起？”

“你走后，原说你所说的都是真，他要来找你。他没有来找你？”

往事如烟霞！如果原真的来找我，我也许会爱上原的，原没有来，仅仅为我保存了友谊的纯度。

原，你现在在哪里？





今天我能俯身贴向将要归去的亲人,那是因为死亡本身比黑暗更为浓重。这一举动不仅安抚了一颗将要离世的绝望的心,也意外地为我启开了那扇黑暗之门。

祖母泪

秦风

光秃秃的杏树枝头缀满了鹅黄色的小花蕾,那是在冬季。

春发家事兴,冬发祸事临。

祖母神色凄迷,表情哀痛,双手合十,面对花树,喃喃自语。她在干什么呢?六岁的我绕祖母转了三圈,突然冲着村子大叫:“快来人啦,我奶奶在念经,好好听哟。”

祖母揪住我,抡着巴掌问:“好好听?”听是从祖母牙缝里逼出来的愤怒,掷地有声。一秒钟后,“听”便成了我生命的死结,家庭的灾祸。

巴掌落到了我的左耳,当时我正下意识地护着右耳,双风灌耳,有闷雷从我童年的天空隆隆滚过,辗碎了我童年乃至整个青春岁月。

我失聪了,进入了无声世界。

婆媳之间拉开冷战的序幕,明争暗斗,怨恨悲愁成了家庭的主旋律,父亲艰难地在夹板缝隙间求和平。我是矛盾的主题,我的好坏主宰着家庭的兴衰,我也只是被动的载体,运行着亲人们的





恩怨情仇。她们在吵什么？我一无所知。

春天来了，杏树又开花了。我紧紧地抱住花开得如云如烟的杏树，摇晃着哭问：“杏树杏树，你为什么要在冬季开花？”

母亲走过来，拉着我的小手，向我打了哑语的手势！我不会说话了？

祖母开始拒绝同母亲同桌吃饭了。有时候我看见祖母立在风中凝视那棵枝桠庞杂的杏树，浑浊的双眼会起一层薄薄的水雾，那是眼泪，在我心里，却是辣椒的液汁，呛得我的鼻子酸痛，喉头发硬。这眼泪，这辣椒的液汁，成了我沉默不语的最好营养基，无言的毒素躺在酸涩的营养基里，以倍增的速度繁殖着侵蚀生命的病菌。我的善良和不语更加深了祖母的悔恨，也加深了母亲对祖母的怨恨。这是可以从她们的眼神读出的。爱在纷争里表达各自的价值。其实这只是坠入恶性循环的深渊。具体到我名下时，已变成了沉默的更大理由。

母亲经常买回一些糖果，分发给邻家的孩子，很快做游戏就没人把我推到一边了。这是一笔交易！我明白过来，心中开始有了憎恶感。从失聪到憎恶朋友，我的生命从此比失聪更可怕地涂上了一层悲情色彩。岁月可以暗淡它的色泽，却不能改变嵌入的痕迹，它已融入血液，汨汨流动的是变态的自尊。

朋友是阳光，生命之树没有阳光，就无法合成叶绿素。没有叶绿素，树用什么葱郁苍翠？我开始拒绝朋友，多少个黄昏，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小木屋里，拉上窗帘，端坐在黑暗深处，凝神静气，我开始用幻想安抚沧桑岁月，幻想中有眩目的光芒，浓郁的花香，奇妙动听的圣歌弥漫在我春季的黑暗里。溢漫在心头的幸福和愉悦把黑暗映照得金碧辉煌，我沉溺在自我营造的喜气氛围里，彻底走向了没有外部世界的虚幻时空。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理历程，黑暗之中那些妖艳的花朵正毒气腾腾地杀入我的体内，我已经滑入了自闭的深渊。





失聪,憎恶,自闭,一环套一环,很程序化地在解构我的生命!

父亲给我带回的大量书籍也只是更加神奇了我对内部向往的丰富想象。知识扩充了我自闭深渊的界限。有一天我能走出深渊,它就是我要攀爬的阶梯。

祖母不行了。那年我十六岁。

祖母躺在床上,老泪纵横地望着我,她指指我的左耳,指指她的双眼,然后指天,扞胸口。我知道她是说我的耳朵失聪了,她将死不瞑目。她到天国后,一定会保佑我的。

我怔怔地望着祖母灰白黯然的面容。那波斯菊一样怒放的皱纹,阡陌交错里,纠缠了多少悔与恨?我俯下身来,用面部缓缓贴向了祖母渴求的双眼。这是提前的哀悼和祭祀,是我献给祖母的安魂曲,我不希望她死不瞑目。

祖母冰凉的泪滴、湿润、粗糙的肌肤顷刻间化作了一种神奇的热流奔腾在我的周身。十年来我拒绝任何触摸。我总是像一只受伤的病猫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沉溺于封闭的世界中。今天我能俯身贴向将要归去的亲人,那是因为死亡本身比黑暗更为浓重。这一举动不仅安抚了一颗将要离世的绝望的心,也意外地为我启开了那扇黑暗之门。过道的光明来自亲人燃脂的深情,我只是冷漠地拥有它,却从没有感恩地珍惜。

今天死亡的逼近,就像十年前冬季杏树枝头的花蕾,喻示着一个神秘的宿命。遭遇、性格、世态、统筹在爱的温暖中,一切都可以春去春又回!

祖母去世了,眼泪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忏悔。





一朵乳白色的菊花飘在玻璃杯的水中，弥漫着沁人心扉的缕缕清香，淡黄色透明的液汁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泽。

落花中的抚摸

秦风

见到舅妈时，舅妈正坐在春天的桃树下，喝菊花茶。一朵乳白色的菊花飘在玻璃杯的水中，弥漫着沁人心扉的缕缕清香，淡黄色透明的液汁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泽。花儿经过红唇过滤，在腑内回肠荡气一遭，完成菊香清火润肺的生命之道，便是还了天地赋之精华的恩泽，复原到来处的平静中去。

我端来一个矮脚凳子靠近舅妈坐好，紧紧握着舅妈冰凉的手指，仿佛握着一段尘世间挥之不去的哀愁。舅妈穿了一双火红的金丝绒软底拖鞋，拖鞋上落满了粉色的桃花，想必舅妈已经在树下坐得很久了。现在坐在舅妈的身边，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欲望：非常想抚摸一下舅妈的赤脚。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实现这个愿望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跟舅妈心不在焉地聊一会儿丈夫儿子和工作，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抚摸着舅妈的赤脚。如果我要求跟舅妈睡，这个愿望就可以很彻底地实现，问题是我今天必须回城上班。我知道过了今天也许再就不会有机会了。

“风，你为什么老是看我的脚？舅妈是不是不该穿红色的鞋





子？”舅妈的声音细弱得像深秋风中的蝉鸣。

“不是。”我不敢说很多的话，我的声音带有明显的颤抖，我怕舅妈知道了什么。

“舅妈，其实你的脚很小。”

“是啊，我穿三十五码的鞋。”

“那么你当年是在骗我，是吧？那时我已经是穿三十六码的鞋子了，你可知道我回家后，妈妈就揪我的耳朵了，还骂我是笨蛋。”

舅妈羞涩地一笑，这一笑使我的心悠地下坠了。

十五年前，我跟舅妈进城看病，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场大风雪。我的鞋子底脱了，舅妈在路边找了根韧性很好的藤条帮我绑着，我们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藤条走不了多远就会断，十分狼狈，我干脆把鞋脱下丢了。舅妈正值女人的特殊日子，她要求把她的鞋子给我穿，我拒绝了。赤脚走在雪地里，像是钢针穿心，疼痛到了骨髓中去了，而回家的路还要翻过一座山。这时候我发现舅妈也打着赤脚，在后面歪歪扭扭地走着，鞋子提在手里。舅妈你这是在干什么？

舅妈指指鞋隔着呼啸的风雪说：“太小了，逼脚，你看我的脚趾都快磨破了，你穿吧！”

鞋子当然就穿在我的脚上了。

其实不是鞋子小了，是爱太大了。

现在我只想抚摸一下舅妈的赤脚。怎样才能实现呢？当我把手插进衣服的口袋时，触到了钥匙串，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钥匙串上有个剪指甲的剪刀。

“舅妈我帮您剪脚趾甲吧？”

舅妈答应了。

我抱过舅妈的赤脚，把它放在我的双膝上，眼前总是浮现雪地里那双紫红的赤脚，雪地上印着鲜血的足痕。我无论怎样克制，终于没忍住汹涌而出的眼泪，眼泪已经打湿了舅妈的脚背。





舅妈说：“别伤心了，舅妈什么都知道了。”

这时候表嫂站在门边拼命咳嗽，她是故意的，我抬起雾蒙蒙的泪眼，看见表嫂抬起衣袖擦眼睛，然后摇摇手，示意我不要哭。我是学医的，我知道舅妈活不过三天了，现在隐瞒又有有什么用？

舅妈喝完最后一口菊花茶，菊花完成了它的菊香之道。而那朵献尽清香的菊花就将回归到她来处的平静中去。舅妈在我眼里就是那朵令人悲悯和爱怜的耗尽最后芬芳的菊花了。





我开始用眼泪收拾残局，用祈祷梦幻精诚的奇迹。
我心已奴，奴亦何苦？

我心已奴

秦风

我做梦都在想发财，不是因为贪，而是因为穷。穷则思变，变是要有资本的，精神的、物质的，我都没有。空穴来风，不是没有可能的，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我相信梦想成真的精神内核就在这精诚的执着里。

为发财的梦执着地做了七七四十九天后，我终于发财了。有钱了，哈哈！我有钱了，我露出小人得志的那种嘴脸，嘍起樱桃小口吹了一曲《我真的好想你》，缠绵悱恻的如泣如诉，使我通体透亮，现在有一个人必须从我伤感记忆中走出，来到我心的中央，分享我紫气萦绕的富贵。他是我秦时的明月，一生的古典和梦幻，他是我雄风凛凛的情人，永世的铿锵和力量。

现在他真的来了，就坐在玫瑰咖啡厅，用暧昧的眼神勾魂地望着我。少女初次的惊心漫过岁月的河流，又开始窒息地悸动。他说：“我心已奴。”我问：“奴又何苦？”他说：“雨后的艳遇，我已走进玫瑰的花丛，命里注定你只能是我的记忆。”我很想伸出纤纤秀指，用凝脂的肌肤触摸他那片性感的唇部，想到那些浓烈开放的玫瑰，那些意气风发之花之绽放，我放弃了。





红酒在血管里奔腾咆哮，霞光在我脸上燃烧，化为灰烬，我仍是飘然飞起的蝴蝶精灵，现在我必须改变连死亡都无法改变的命运。放荡一次又何妨？我开始舒展妖冶的身姿，狐媚一笑连三笑，我要笑得他魂魄飞九霄。今夜我就是他人生的菜市口，三丈白练，六月飞雪，楚地龟裂。就是我赐给他的花丛美人们的凤冠霞帔。

他已看出我的心思，灵犀相通。他伸出修长的手指，紧张地叩击酒杯，发出的声音就是我心碎的音乐。那是《黑色星期天》的生之无望。

他永远是自己的君主。他站起来说：“够了，没有遗憾的人生也是遗憾的人生。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我开始用眼泪收拾残局，用祈祷梦幻精诚的奇迹。我心已奴，奴亦何苦？

